

## 好学校不等于好环境： 一所“国际化”私立高中的校园生态调查

我好困 o\_0

A 校

随着教育产业化发展，一批标榜“国际化”“精英教育”的私立高中应运而生。这类学校往往拥有优越的硬件设施和亮眼的升学数据，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被称为“好学校”。然而，表面的光鲜之下，学生的真实体验与教师的职业状态常被忽视。本文以我国南方地区某私立高中（以下简称“A校”）为个案，采用质性研究方法，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，揭示该校在“国际化”外壳下的“衡水化”管理实质。研究发现：学校在时间管理、活动安排、教师考核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异化现象；社会声誉（好学校）与内部生态（好环境）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。本文旨在打破“唯升学率”“唯硬件条件”的评价迷思，呼吁回归教育的人本关怀。

私立高中 | 校园生态 | 衡水模式 | 教育异化 | 质性研究

### 绪论

#### 研究缘起

在许多人眼中，我就读的A校是一所令人羡慕的学校：欧式建筑、塑胶跑道、外教课堂、海外游学……学费每年十余万，入学门槛不低。亲戚朋友听说我在A校读书，往往会说：“那可是好学校啊！”

然而，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这所“好学校”的另一面：每天清晨5:40的起床铃、被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、写不完的反思报告、强制参加的“素质活动”、永远睡不够的课间十分钟、以及老师们日渐疲惫的神情。

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思考：究竟什么是“好学校”？高升学率、豪华设施就等于好的教育环境吗？本文试图以我所在的A校为样本，探究“好学校”与“好环境”之间的张力。

#### 核心概念界定

### Significance

在“双减”政策与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，重新审视“好学校”的内涵具有现实紧迫性。本文通过微观视角，揭示被社会声誉遮蔽的校园真实生态，为教育评价的多元化提供实证支撑，也为面临相似困境的同龄人提供一种认知工具。

(1) 好学校：本文指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获得高认可度的学校，其衡量指标通常包括升学率、硬件设施、师资背景、社会声誉等外部可见要素。

(2) 好环境：指学校内部成员（学生与教师）的主体体验，包括心理安全感、自主发展空间、合理的劳动强度、和谐的师生关系等内在感受要素。

(3) 衡水化：指借鉴河北衡水中学管理模式的现象，其典型特征为军事化时间管理、高强度学习安排、标准化行为规范、精细化绩效考核。

### 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

#### “衡水模式”的扩散研究

学者杨东平指出，“衡水模式”的本质是将学校办成“考试工厂”，其核心是时间的极致榨取与身体的严格规训。近年来，这一模式不仅向公立

学校蔓延，更被许多私立学校“嫁接”——后者往往以“严格管理”“高效学习”为名，将军事化管理包装成“精英教育”的必要手段。

### 戈夫曼“拟剧理论”的启示

社会学家戈夫曼在其“拟剧理论”中指出，社会互动如同舞台表演，存在“前台”与“后台”的区分。前台是呈现给观众的形象，后台则是真实的准备区域。借用这一视角，可以发现：

(1) 前台：A 校的开放日、招生宣讲、公众号推文、国际交流活动，展现的是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多元的成长空间。

(2) 后台：日常的教学管理、学生的真实感受、教师的职业状态，才是学校生态的本真面目。

## 研究方法

### 研究对象

本文以华东地区某私立高中（以下简称“A 校”）为个案研究对象。该校建于 2015 年，设有国内高考班与国际课程班，在校生约 1000 人，教师约 300 人。为保护隐私，文中涉及的人名、地名均作匿名化处理。

### 研究方法

(1) 参与式观察：研究者作为该校高二学生，进行了为期一学年的日常观察，记录作息安排、管理制度、校园事件等。

(2) 深度访谈：选取 6 名学生（涵盖不同年级与班级）和 3 名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，了解其真实体验与感受。

(3) 实物收集：收集校规手册、作息时间表、活动安排通知等文本资料。

## 研究结果

### 时间切割：被精确管理的每一天

在 A 校，时间被切割成以分钟为单位的模块。表 1 为某普通工作日的作息安排：

时间	事项	备注
05:40	起床铃	生活老师逐间敲门
6:00-6:20	早操	迟到者扣分并通报
6:20-6:50	早读	站立大声朗读
7:00-7:30	早餐	实际用餐时间约 10 分钟
7:40-12:00	上午课程	四节课，课间 5 分钟
12:00-12:40	午餐	排队耗时，实际用餐时间不足
12:40-13:30	午休	必须回寝，不得在教室
13:50-17:30	下午课程	四节课，课间 5 分钟
17:30-18:00	晚餐	同午餐
18:00-18:40	晚读/听力	全员参与
18:50-22:00	晚自习	三节课，每节 50 分钟
22:00-22:40	洗漱/就寝	22:30 熄灯，但实际上需要提前准备

这份时间表与以严格著称的“衡水模式”高度同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便在“国际化课程班”，时间管理同样严苛。有国际班学生反映：“我们也要跑操，也要早读站读，和高考班没什么区别。外教课本来应该是互动的，但很多时候我们实在太困了，根本听不进去。”

### 活动异化：被安排的“素质教育”

A 校的公众号经常推送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：艺术节、科技节、英语演讲比赛、名家讲座、社会实践……然而，这些活动的真实面貌如何？

#### 案例 1：艺术节背后的“强制参与”

2023 年 11 月的校园艺术节，学校要求每个班级至少出两个节目，且必须经过三轮筛选。“我们班根本没人想报名，但班主任说这是政治任务，必须完成。最后只能抓阄，抓到谁谁

上。”高二学生小 C 说，“排练占用了我们仅有的周末时间，大家都很有怨气。”

### 案例 2：讲座现场的“观众任务”

每周五下午的“名家讲座”，是学校引以为豪的特色。然而实际上，学生是被强制要求参加的，且必须填写“听后感”作为考核。“很多时候讲座内容和我们完全无关，比如讲金融投资的，我们根本听不懂。但我们必须坐在那里，不能睡觉，不能写作业，就是浪费时间。”高三学生小 D 说。

这些活动从表面看是素质教育的体现，实则是学校管理层的“形象工程”。其功能有三：一是为招生宣传积累素材；二是填补学生时间，避免“空闲”带来的管理难题；三是通过活动考核教师与学生，强化控制。

### 教师困境：高压下的职业倦怠

在 A 校，教师同样是“被压迫者”。学校对教师实行严格的绩效考核，与班级成绩、学生评教、活动参与等挂钩。

#### 访谈记录 1：班主任 L 老师

“我也知道学生累，但我没办法。学校每周都有成绩排名，我带的班如果掉下去，就要被约谈。所以我只能逼学生，逼他们多做题、多背书。有时候看到他们困得眼皮打架，我也心疼，但能怎么办？”

#### 访谈记录 2：年轻教师 M 老师

“我是去年毕业的，满怀热情来的。但现在每天工作至少 12 个小时，早读要看，晚自习要盯，周末还要带学生活动。我的工资确实比公立学校高一点，但算下来时薪可能还不如。更难受的是，我感觉自己不像个老师，更像一个监工、一个保安。”

学校将升学压力与市场竞争压力层层传导至教师，教师又将压力转嫁给学生。师生关系从“教与学”异化为“管理者与被管理者”，情感连接被切断，教育沦为冰冷的指标竞赛。

### 身体规训：无处不在的“量化”

A 校的精细化管理渗透到了身体的每一个细节：

- 跑操必须步伐整齐，有专门的学生会干部打分；
- 早读必须站立并大声朗读，否则扣分；
- 宿舍内务必须“豆腐块”，被子叠放有固定尺寸；
- 课间不得在教室睡觉，因为被巡视领导看到会影响班级考评。

学生小 E 说：“我感觉自己像个机器，每天被输入程序，然后按程序运行。我甚至没有权利决定自己什么时候上厕所——课间只有 5 分钟，有时候老师拖堂，就只能憋着。”在 A 校，教师同样是“被压迫者”。学校对教师实行严格的绩效考核，与班级成绩、学生评教、活动参与等挂钩。

当然可以。我把你这段里那些为了排版硬断行的换行都顺掉了，合并成连续、正常阅读的段落（保留原有小标题与编号，整体语气不改）。

### 金钱的逻辑：消费分层与身份区隔

在 A 校，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存在显著差异——毕竟这是一所年收费十余万的私立学校。然而，“有钱”与“更有钱”之间，依然存在微妙的层级。

#### 日常生活中的金钱表演

在 A 校，消费成为学生表达身份、获取认同的重要方式。每周日下午的“返校时间”，校门口俨然成为一场无声的“装备展示”：最新款手机、限量版球鞋、名牌背包……那些在成人世界需要数月工资才能企及的物品，在这里只是中学生的日常。“如果你穿得普通，没人会主动和你说话。”高二学生小 F 说，“他们未必故意排挤你，但会觉得和你‘不在同一个世界’。”

#### 金钱与社交圈的绑定

访谈发现，A 校的学生群体存在明显的“消费圈层”：家庭条件最好的学生形成“核心圈”，他们周末一起出入高档商场、生日互赠千元礼物、假期相约海外旅行；条件稍逊的学生则处于“边缘圈”，虽然也能参与部分活动，但往往因为消费能力不足而逐渐疏离。高三学生小 G 的家庭属于工薪阶层，父母省吃俭用供她读 A 校。她说：“刚入学时，我也想过融入她们。但

每次出去吃饭，人均两三百，我承受不起。几次之后，她们就不再叫我了。后来我发现，她们拉了一个群，没有我。”

### 经济弱势者的隐形压力

比被排除更痛苦的是“假装融入”。部分经济条件有限的学生选择隐瞒真实情况，通过省吃俭用来维持表面的“体面”。“我认识一个同学，每个月的生活费其实不多，但她要买和室友一样的护肤品、一样的鞋子。有一次我看见她在食堂只打一个素菜，但周末她发了朋友圈，定位在高档餐厅。”心理辅导室老师透露，“后来她因为焦虑和抑郁来咨询，说每天活在‘被揭穿’的恐惧中。”

因此，在 A 校，金钱不仅是消费的工具，更是身份的标志、社交的入场券。当成人世界的消费主义逻辑渗透进校园，尚未形成稳定价值观的青少年便被裹挟进一场无声的阶层竞赛——在这场竞赛中，赢家获得短暂的优越感，输家则承受持久的羞耻与孤独。

### 颜值的法则：外貌崇拜与身体焦虑

如果说金钱是 A 校的第一重等级标尺，那么“颜值”则是第二重。

#### 被量化的“好看”

在 A 校学生的日常对话中，“好看”“丑”“一般”等评价频繁出现。这些看似随意的评判，实则构成了一套隐性的身体等级体系。“我们班有个女生，长得很漂亮，成绩也不错，所有人都喜欢和她说话。男生课间会故意经过她的座位，女生也会主动约她一起吃饭。”高二学生小 H 说，“而另一个女生，皮肤有点黑，戴眼镜，不怎么说话，存在感很低。有一次我听见有人在背后叫她‘恐龙’。”

#### 身体管理的内卷

在“颜值即正义”的逻辑下，A 校学生（尤其是女生）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进行身体管理——即便在每天只有 10 分钟洗漱时间的作息表中。“熄灯之后，有人会躲在被子里敷面膜，有人会偷偷卷头发。”高一学生小 I 说，“其实大家都知道第二天要早起，但如果不做，第二天在班里就会‘输’。”更极端的案例是节食减肥。医务室老师透露，每学期都有因为过度节食导致

低血糖晕倒的学生。“有一次一个女生晕倒在早操时，后来我们了解到她连续一周几乎没怎么吃饭，就因为有人说她‘脸圆’。”

### 颜值优势的变现

在 A 校的社交生态中，“颜值”是可以兑换实际利益的资本。长相出众的学生更容易被选为班干部、活动主持人，更容易获得老师的关注与偏爱，也更容易在恋爱关系中占据主动。“长得好看的人，发一条朋友圈的点赞数，是普通人的好几倍。”学生小 J 说，“那种被关注、被认可的感觉，会让人上瘾。所以大家都想变好看，因为在这个环境里，好看就等于被看见。”

因此，在 A 校，“颜值”成为继家庭背景之后的又一身份标签。这一现象折射出社交媒体时代“外貌崇拜”的泛化——当“颜值即正义”成为流行语，当滤镜和美颜重塑了美的标准，身处价值观形成期的青少年便在不知不觉中内化了这套评判逻辑，并将其应用于同伴交往，制造出新的区隔与伤害。

### 情感的暗面：恋爱、谣言与心理霸凌

在 A 校高度封闭、高压管理的环境中，恋爱关系呈现出复杂的面貌——它既是情感的出口，也是新的压力源；既可能是温暖的港湾，也可能成为霸凌的由头。

#### 恋爱的双重面孔

对于许多 A 校学生而言，恋爱是高压生活中的“救命稻草”。“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的，只有晚上熄灯后偷偷发消息的时候，才感觉自己是一个活着的人。”高三学生小 K 说。然而，恋爱也带来新的焦虑。在“全员吃瓜”的封闭校园中，任何一段恋情都难以保持私密。“如果你和谁在一起了，第二天全班甚至全年级都会知道。然后是各种猜测、各种八卦，甚至有人会把你们的聊天记录截图传出去。”小 K 补充道，“我上一段感情就是这样分手的，因为压力太大了。”

#### 谣言：隐形的武器

在 A 校，谣言是心理霸凌最常见的载体。由于作息紧张、娱乐匮乏，学生之间的“八卦”成为主要的精神调剂——这也使得谣言具有了强大的杀伤力。“有个女生和男生多说了几句话，第二天就有传言说她‘勾引’别人男朋友。”高

二学生小L说，“然后她就被人孤立了，有人在背后说她‘绿茶’、‘心机’。她哭了好几次，后来转学了。”更典型的案例涉及“荡妇羞辱”。受访者提到，凡是在恋爱中较为主动的女生，往往会被贴上各种贬义标签；而同样的行为发生在男生身上，则被视为“有本事”。“这种双标特别明显。”心理辅导室老师指出，“女生在谣言中受到的伤害比男生严重得多。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里，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本来就更高，这些偏见在校园里被放大了。”

### 心理霸凌的隐蔽性与持续性

与肢体冲突不同，心理霸凌往往没有明确的加害者和受害者，没有具体的暴力事件，却如空气般弥漫在日常交往中——一个眼神、一句评论、一次“无意”的忽略，都可能成为霸凌的形式。“我们班有个‘边缘人’，大家都不和他说话。不是谁规定的，就是自然而然的。他尝试过融入，但每次开口，气氛就会冷下来。后来他也不再说话了，就一个人坐在角落。”高一学生小M说，“有时候我觉得他很可怜，但我也怕和他说话后，自己也变成‘那样的人’。”这种“自然而然”的边缘化，恰恰是心理霸凌最残酷之处——它不需要明确的加害者，每个人都只是“随大流”，但合力的结果，是某个个体被彻底孤立。

因此，在A校封闭高压的环境中，情感关系与谣言机制相互交织，构成了复杂的心理压迫系统。恋爱成为稀缺的情感慰藉，却也成为新的脆弱点；谣言成为无聊生活的调剂，却也成为隐形的武器；而心理霸凌因其隐蔽性，往往被成人世界忽视，却在青少年的内心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。

### 三重压迫的交织：一个典型案例

为了更好地呈现上述多重压迫如何在实际个体身上交织作用，本文呈现一个综合案例（经匿名化处理）：小N，高二女生，家庭经济条件一般（靠奖学金入学），长相普通，性格内向。在高一入学时，她曾尝试融入室友的小团体，但因消费能力不足逐渐被边缘化。高二分班后，她暗恋同班一名男生，尚未表白，便被“知情人”传出消息。随后，关于她“倒贴”“长得那样还想追谁”的言论开始在班级流传。她开始回避社

交，上课低头，下课独坐。期中考试后，成绩下滑，班主任找她谈话，说她“心思不在学习上”。她没有解释，只是沉默。后来，心理辅导室老师发现她手腕上有自残的痕迹。“我也不知道怎么了。”她对心理老师说，“就是感觉喘不过气。家里没钱，长得不好看，成绩也掉了，好像没有一件事是对的。我只是想活下去而已。”

## 分析与讨论

### 品牌焦虑下的管理异化

A校为何要实施如此严格的管理？表面看是“对学生负责”，深层原因则是“品牌焦虑”。

作为一所高收费的私立学校，A校必须向家长和社会证明其“物有所值”。证明的方式，就是显性的“成果”：升学率、竞赛获奖、活动照片。为了让这些成果持续产出，学校只能采用最高效的管理模式——而“衡水模式”恰好提供了现成的模板。于是，一个悖论出现了：标榜“国际化”的学校，内核却比许多公立学校更为传统和压抑；拥有最先进设施的学校，却给学生最少的自主时间。

### 拟剧理论视角下的“前台”与“后台”

运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，可以清晰地看到A校的“双重运作”：

- 前台表演：学校精心维护着“国际化精英学府”的形象。招生宣传片里的学生用流利英语对话，公众号推送的是学生出国交流的照片，开放日展示的是先进的实验室和艺术教室。
- 后台真相：真实的日常是时间被榨取、身体被规训、自主被剥夺。前台越光鲜，后台往往越压抑——因为前台的每一分光彩，都需要后台的加倍付出来支撑。

这种“前台-后台”的撕裂，正是“好学校不等于好环境”的根源所在。

### 主体性缺失：谁的学校？谁的教育？

在A校，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，都明显感受到“主体性缺失”：学生不能决定自己学什么、怎么学，一切都被安排；教师不能决定自己教什

么、怎么教，一切都被考核。双方都沦为制度运转的零部件，教育的“人本”维度被掏空。

正如一位学生在周记中写道：“我们每天在这个豪华的校园里跑来跑去，但没有人问过我们想要什么。这到底是谁的学校？”

### 制度压迫与同伴压迫的共谋

在 A 校，制度层面的压迫与学生内部的压迫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相互强化、彼此共谋。一方面，高压的作息安排剥夺了学生的自主时间与情感空间，使其更依赖同伴关系来寻求情感慰藉——这使得同伴评价变得至关重要，被排斥的代价被放大。另一方面，当学生在制度中感受不到尊重与关怀，便更容易在同伴交往中寻求补偿性的优越感——通过贬低他人来确认自我价值，通过划分圈层来获得安全感。制度压迫制造了情感匮乏，同伴压迫则成为这种匮乏的畸形表达。两者共同构成了 A 校学生难以逃脱的双重牢笼。

### 成人价值观的校园投射

金钱崇拜、颜值主义、恋爱焦虑……这些现象并非 A 校独有，而是成人世界价值观在校园中的投射。私立学校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它既是社会的“缩影”，又是社会的“放大镜”——高额的学费筛选出特定阶层家庭，也放大了阶层内部的差异；社交媒体时代的审美标准被带入校园，在封闭环境中被强化为严苛的身体等级；而成人世界对情感关系的复杂态度，在缺乏引导的青少年群体中，简化为“占有”“炫耀”“评判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A 校的困境不仅是教育的问题，更是社会的问题。学校只是社会的镜像，学生只是成年的预演。

### 主体性重建的可能

在如此沉重的压迫之下，学生是否还有重建主体性的可能？访谈中，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微光：有学生自发组织读书小组，利用仅有的午休时间阅读并讨论；有学生在宿舍熄灯后悄悄写日记、写诗，将内心世界化为文字；有学生拒绝参与排挤行为，主动与“边缘人”做朋友；有学生在心理辅导室的帮助下，逐渐走出抑郁，开始接纳自己。“我改变不了这个学校，也改变不了别人。”高二学生小 N 说，“但我可以试着改变自己看世界的角度。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错。”

## 结论与建议

通过对 A 校的个案研究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：

(1) “好学校”的符号光环可能掩盖内部的真实生态。社会评价体系过度依赖升学率与硬件设施，导致许多学校将精力投入“前台建设”，而忽视了作为教育核心的人的感受。

(2) “衡水模式”与“国际化”可以共存，前者往往被包装成后者的管理手段。这种结合更具隐蔽性——它以“精英教育”之名，行“应试工厂”之实。

(3) 学生与教师是教育异化的共同承受者。在高压管理下，双方的主体性同时受损，师生关系沦为工具性的“提分关系”。

### 反思与建议

对学校管理者：

(1) 重新审视“好学校”的内涵，将学生的身心健康、自主发展纳入评价体系；

(2) 减少形式主义活动，把时间还给学生和教师；

(3) 建立师生参与的学校治理机制，让教育回归人本。

对家长与社会：

(1) 打破“唯升学率”的迷思，关注孩子在校的真实体验；

(2) 认识到“严格管理”不等于“好教育”，甚至可能是“反教育”。

对学生：

(1) 保持批判性思考，用理性的眼光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；

(2) 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找自主空间，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。

### 研究的局限

本研究基于单一学校的个案，结论的推广性有限。同时，作为“局内人”，研究者的视角可能带有主观色彩。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，进行更系统的比较分析。

## 参考文献

- [1] 杨东平.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[M].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22.
- [2] 戈夫曼.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[M].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8.
- [3] 项贤明. 教育现代化的困境与出路[J]. 教育研究, 2021(5).
- [4] 刘云杉. 学校生活社会学[M].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9.

## 其他信息

**出版商注：**Litter Human Behaviour 对已出版地图、机构隶属关系中的管辖权主张及文中具体观点保持中立。